

重修廣平府志卷四十三

宦績錄上 周至元

周

大戊午趙成侯二年以爲相成侯薨事肅侯肅侯十六年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

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史記趙世家

周紹 史記作紹武靈王使傳王子何 趙世家王立紹爲傳曰寡

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

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憲信
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
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乎
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
臣莫若君君寡人也紹曰立傳之道六智慮不躁達於
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
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
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吏
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寡人以王
子爲子任欲子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

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
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
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
賜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也

國策

廉頗趙之良將也惠文王十六年頗爲趙將伐齊大破

之取陽晉

索隱陽晉衛地後屬齊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有本作晉陽晉陽在太原非

是趙世家作昔陽昔陽在并州樂平縣東亦非齊地也

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

侯十九年

表作二十年

秦王使使者告王欲與王爲好會於

西河外澠池王畏秦欲毋行頗與藺相如計曰王不行
示趙弱且怯也王遂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

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既罷歸國是歲頗東攻齊破其一軍

史記本傳

二十三年秦攻

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爲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既而背秦不予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以銳師居安邑

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頗救幾大敗秦師

國策案

史記頗本傳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趙世家作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攻幾取之文均與此

歧二十四年頗攻魏之防陵

一作

安陽拔之

本傳

孝成王

七年秦與趙距長平使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十五年

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頗將大破燕軍於鄲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

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

史記趙奢

傳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頗助魏攻燕

趙世家

二十一年

頗伐魏之繁陽拔之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乘走頗遂奔魏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使使者視頗尙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遂不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頗卒死

於壽春

史記趙奢傳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

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厯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厯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

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欲戰許歷復請諫
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
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
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
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史記

本傳

毛遂平原君門下客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
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
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
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

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矣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

從日中而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

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

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史記平原君傳

李牧趙之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

史記世家作二年

廉頗旣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

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

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後

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遂滅趙

史記

本傳

觸龍

一作觸讐

趙孝成王時人官左師秦攻趙趙王新立

通鑑

輯覽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

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

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

而揖之入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

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

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毋衰乎曰

恃鬻

一本去鬻字

耳太后之色少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

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

一作宮

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

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趙主之子孫侯者

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國策

虞卿游說士也躡蹻擔簦說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

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史記本傳

秦攻趙於

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

定樓緩

一作樓昌

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樓緩曰今臣

新從秦來言勿與則非計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

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

聞之入見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

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

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

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

復攻王王無救矣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

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

史記

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

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王必勿予非
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

史記五作六

城賂齊

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
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
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國策

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旣以魏齊之故卒去趙困於梁

乃著書曰虞氏春秋

史記本傳

漢

田叔趙陘城人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